

## 漢語鼻尾小稱與詞根的互動

劉秀雪

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台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

鼻音是漢語方言中普遍容許的輔音韻尾，在具有鼻音小稱的漢語方言中，小稱音段併入詞根音節的現象極為普遍；藉由文獻材料與田野調查收集的語料，本文主張鼻尾小稱與詞根音節所產生的變化，主要是由三項限制(constraints)的互動所致，即方言音節結構保留、小稱音義對應性、韻尾響度優先原則等。

### 1. 前言

漢語鼻尾小稱詞的散佈相當廣，在徽語、吳語、粵語、閩語、與晉語都可見。鼻尾小稱的來源一般為帶有鼻音特徵的小稱詞，從完整音節逐步弱化成僅剩鼻音韻尾的語音形式；有來自原鼻音聲母特徵的日母字兒(徽語、吳語、粵語)，也有來自古陽聲韻的囡(閩語)。與北京話中的捲舌兒尾小稱不同，鼻輔音在絕大多數漢語方言都是常見韻尾，鼻音小稱詞在語音弱化後，都會進入詞根成為詞根音節的韻尾；也因此，對原有詞根音段造成一定的衝擊，產生一連串相關的音韻調整。

本文將探討漢語方言鼻尾小稱，進入詞根音節後所產生的互動與調整變化；分析的語言材料包括，整理自文獻的吳語、粵語、徽語，以及由作者田野調查所得，包括閩語尤溪與晉語翼城方言。一方面從多方言的比較，看漢語鼻音小稱進入詞根音節後可能的變化類型；另一方面，由於我們收集的尤溪方言與翼城方言，他們的鼻音小稱併入詞根音節都是進行中的變化，所以可以藉由不同年齡發音人的語音變異現象，捕捉實際演變歷程。

### 2. 文獻中的鼻尾小稱

本節主要是整理自文獻的材料探討，包括徽語、粵語與吳語的鼻尾小稱材料介紹，並就單一方言進行初步分析討論，跨方言的類型比較分析則會在第四小節呈現。

## 2.1. 徽語

有關徽語鼻音小稱的相關音韻演變，依據趙日新(1999)徽語鼻音小稱可分為四類：1) 自成音節的 n, ni (旌德、績溪、建德、遂安，旌德)：燕兒 i<sup>213</sup> ni, 建德：蝦兒 ho<sup>53</sup> n<sup>213</sup>；2) 鼻韻尾小稱 -ŋ, 加綴後詞根音節元音拉長(岩寺)：瓢兒 [p'io:n<sup>55</sup>], 篾兒 [k'ua:n<sup>313</sup>], 雞兒 [tɕi:n<sup>22</sup>]; 3) 鼻韻尾小稱，加綴後詞根音節長度不變，詞根原有之 [i, u, ɯ] 韻尾與鼻音韻尾皆刪除，主要分布在屯溪、休寧、黟縣、祁門、壽昌；4) 鼻化小稱(婺源)：僅個別詞例。

表 1. 徽語鼻音小稱 (整理自趙日新 1999)

小稱形式	(1) 自成音節	(2) 鼻韻尾(長音節)	(3) 鼻韻尾(正常音節)	(4) 鼻化
	ŋ, ni	-ŋ	-n	∇
方言	旌德、績溪、 建德、遂安， 旌德	岩寺	屯溪、休寧、黟 縣、祁門、壽昌	婺源

本文主要觀察第(3)類的小稱加綴現象，正常音節長度中，小稱韻尾與原有音節韻尾的互動。徽語第(3)類的小稱加綴的音韻調整部份，主要是讓小稱鼻尾取代原有詞根韻尾，以維持原有音節結構特徵，以黟縣方言為例。黟縣方言小稱[-n]加綴後的變化，依據趙日新(1999)的說明，依韻母結構不同，可分為三大類變化。

表 2. 徽語黟縣小稱加綴變化(整理自趙日新 1999)

詞根韻母	單/非高元音 <small>結尾</small>	高元音韻尾	鼻尾韻
		ɿ, u, a, ua, oɐ, ʏɐ, iɐɐ, yɐɐ, iɛ, uɛ, yɛ	i, u, ɯ (au, aɯ, ɛi, iɛi)
加綴方式	直接加綴	韻母縮併\取代	鼻尾丟\央元音
e.g.	ɿŋ, aŋ, ʏɐŋ, iɛŋ	un, əŋ, in	əŋ, uəŋ
	鎮 tsɿ → tsɿŋ, 坑 k'a → k'aŋ, 帽 mʏɐ → mʏɐŋ 線 si:ɛ → sien	包 pau → puŋ 頭 t'au → t'əŋ 瓶 pei → piŋ 引   iɛi → in	龍 laŋ → ləŋ 滾 kuəŋ → kuəŋ

如果依照高元音韻尾的加綴變化來看，不是單純的取代原詞根韻尾特徵，或可說，除了[ɯ]韻尾，最後都是高元音韻尾保留在小稱音節中。鼻音韻尾則是直接取代，同時主元音也改為央元音；黟縣方言音系中，一般音節只有舌根鼻音韻尾，[-n]韻尾都是小稱加綴而來。

伍巍、王媛媛(2006)的〈徽州方言的小稱研究〉，同樣提到黟縣方言鼻韻尾小稱，在記音材料上與趙日新(1999)有些差異；也許是不同的發音人變體。文中也提到黟縣方言音系中沒有舌尖鼻韻尾，兒化音節末尾均加帶-n。該文將小

稱變化依聲調分成三類，但本文只處理韻母變化，所以把伍巍與王媛媛的記錄，依韻母變化重新整理。

表 3. 徽語黟縣小稱加綴變化(整理自伍巍、王媛媛 2006)

詞根韻母	單元音	非高+非高	高+非高	高元音韻尾	鼻韻尾
	ɿ, u, (a)	ɔ:ɐ, ə:ɐ, e:ɐ	u:ɐ, y:ɐ, i:ɐ, ie	i, u, ɯ	aŋ
方式	直接加綴	韻母縮併	央元音-n	韻母縮併/取代	央元音-n
e.g.	ɿn, un,	ɔŋ, ʏŋ, en	-en, in	ən, in, en, yn	ʏŋ
	孀 sɿ → sɿn 兔 t'u → t'un	盒 xɔ:ɐ → xɔŋ 杯 pə:ɐ → pɿŋ 帽 mə:ɐ → men 餅 pe:ɐ → pen	花 xu:ɐ → xuən 圈 tɕ'y:ɐ → tɕ'yen 碟 t'i:ɐ → t'ien 琴 tɕie → tɕin	牛 niɑɯ → niən 蓋 kuɑɯ → kuən 凳 tei → tin 橘 tɕyei → tɕyn 几 tɕiei → tɕin 錘 tɕ'ɣɯ → tɕ'yen 鳥 niu → tyn	籠 laŋ → lɿŋ

表 3 資料顯示[ɐ]在黟縣方言是一個弱元音，本身特性是低央元音，與其他元音共現於同一音節時，都是由其他元音當音節核心(拉長)。趙日新(1999)提供的[ɐ]例僅有一個，保留到加綴後小稱音節，如表(2)。在表(3)資料中，與非高元音組合的[ɐ]都是直接被小稱鼻音尾取代，與高元音組合的[ɐ]則轉為[e]。

祁門方言的-n 尾小稱加綴相對簡化，趙日新與伍巍等的分析都是直接將鼻尾加到詞根音節，原有聲韻調不變。就他們所舉的祁門材料中，沒有以高元音當韻尾的音節，古陽聲韻也多為鼻化韻，因此不會有韻尾競爭的問題。錢惠英(1991)提到屯溪方言小稱特色，小稱音變形式是在基本韻母後面加上[-n]尾，同時聲調發生變化，多為 24，少數為 55 調。屯溪共 29 個基本韻母，[ue, ye, au, iau, əu]沒有小稱加綴形式，[an, ian, yan, in]加綴形式與詞根形式不分，聲調有變。其他 20 個韻母基本上都是直接原詞根韻+[-n]，僅少數出現韻母調節現象。[ue, ε]韻母+[-n]後，主元音[a~ε]之間變換，如餅[pɛn ~ pan]，棍[kuən~kuan]；但[iɛ, ye]+[-n]後，元音不變。這部分可能是因為閉音節中，元音區辨度減弱，所以低元音與中低元音出現一定程度的合流。[iu]+[-n]後，大多說為[in]韻，慢讀可以為[iun]，所以鳥有二讀，[liun~lin]。由於屯溪方言其他 20 個韻母都是單元音或上升複合音(rising diphthong)，所以，加綴方式與祁門相似，差別在於帶有小稱聲調變化。

總體而言，徽語鼻尾小稱與詞根音節的互動變化，以黟縣方言最為多樣化，與其他兩點的差異為詞根元音出現部分變異。這些徽語方言都沒有阻塞音韻尾，因此在韻尾的競爭上，若詞根是鼻尾，則直接取代，若詞根為元音韻尾

則有兩種可能，一個是直接被小稱韻尾取代，另一個是先與詞根主元音融合再納入鼻尾。

## 2.1. 粵語

粵語鼻音小稱主要出現在茂名市，相關文獻可見於葉國泉、唐志東(1982)與邵慧君(2005)。葉國泉、唐志東(1982)介紹茂名市信宜縣小稱變音特徵包括調值與韻尾變化；調值皆為特高而上揚，韻尾變化則因詞根音節不同而有別。若詞根音節是單韻母 [ i, y, ɛ, œ, a, ɔ, u ] 直接加上 -n；若是塞音韻尾 -p, -t, -k，則小稱韻尾加綴後，取代原韻尾，變成相應的 /m, n, ŋ/；若詞根音節是響音韻尾 /i, u, m, n, ŋ/，則無變化。

邵慧君(2005)提到茂名市(轄五縣：茂名、高州、信宜、電白、化州)的小稱使用特徵，獨立音節兒尾是茂名市內各區普遍存在的詞彙。此外，信宜縣主要採取鼻韻尾加綴形式表小稱，使用兒尾時，實詞意味濃(可指動物後代)。化州則以獨立音節兒尾為主，老派讀音 [ni]，新派讀音 [ŋ]。茂名、高州兩地的小稱形式兼具兩者，同一詞既可加兒尾，也可變音；電白則以小稱變調為主。整個看來，粵語鼻韻尾小稱與詞根音節互動所產生的變化，主要為小稱鼻尾取代原音節韻尾。下表介紹信宜小稱加綴的特色，邵慧君說明信宜小稱調，比陰上 35 更高，起調介於 4~5 之間，終調超出 5，原文以斜線圖示，本文暫以數字 46 表示。

表 4. 信宜小稱加綴現象

單元音韻	高元音韻尾	鼻音韻尾	塞音韻尾
聲調改變+鼻尾	聲調改變	聲調改變	聲調改變+同部位鼻尾
試 $\text{ʃi}^{33} \rightarrow \text{ʃin}^{46}$ 豬 $\text{tʃy}^{53} \rightarrow \text{tʃyn}^{46}$ 車 $\text{tʃɛ}^{53} \rightarrow \text{tʃɛn}^{46}$ 坐 $\text{tʃœ}^{13} \rightarrow \text{tʃœn}^{46}$ 架 $\text{ka}^{33} \rightarrow \text{kan}^{46}$ 多 $\text{tɔ}^{53} \rightarrow \text{ton}^{46}$ 姑 $\text{ku}^{53} \rightarrow \text{kun}^{46}$	頭 $\text{t'eu}^{13} \rightarrow \text{t'eu}^{46}$ 杯 $\text{pui}^{53} \rightarrow \text{pui}^{46}$	深 $\text{ʃem}^{53} \rightarrow \text{ʃem}^{46}$ 片 $\text{p'ien}^{33} \rightarrow \text{p'ien}^{46}$	鴨 $\text{ap}^3 \rightarrow \text{am}^{35}$ 闊 $\text{fut}^3 \rightarrow \text{fun}^{55}$ 腳 $\text{kiak}^3 \rightarrow \text{kiaŋ}^{35}$

邵慧君(1997)的〈吳語、粵語小稱變音與兒尾〉，提到粵語小稱變音與兒尾並存的方言，主要在粵西、桂南一帶，包括玉林、容縣(廣西)、信宜、化州、高州(廣東)。下表列出玉林話的材料。

表 5. 玉林話的小稱變音(粵語勾漏片，整理自梁忠東 2002)

元音結尾	鼻音結尾	塞音結尾
聲調改變	聲調改變	聲調改變+同部位鼻音

羊 ja <sup>32</sup> → ja <sup>35</sup>	燈 taŋ <sup>54</sup> → taŋ <sup>55</sup>	竹 tɕok <sup>5</sup> → tɕoŋ <sup>55</sup>
手 ɕau <sup>33</sup>	嶺 lɛŋ <sup>23</sup> → lɛŋ <sup>35</sup>	木 mok <sup>2</sup> → moŋ <sup>35</sup>
→ ɕau <sup>35</sup>	担 tɔn <sup>52</sup> → tɔn <sup>55</sup>	鴨 ɔp <sup>3</sup> → ɔm <sup>35</sup>
雞 kai <sup>54</sup> → kai <sup>55</sup>	件 kin <sup>23</sup> → kin <sup>35</sup>	汁 tɕap <sup>5</sup> → tɕam <sup>55</sup>
薯 ɕy <sup>32</sup> → ɕy <sup>35</sup>		鐵 t'it <sup>5</sup> → t'in <sup>55</sup>
姐 tɛ <sup>33</sup> → tɛ <sup>35</sup>		髮 fət <sup>3</sup> → fən <sup>35</sup>

容縣的小稱變音現象，依照邵慧君(1997)的材料，與玉林話相似，僅塞音韻尾出現鼻音取代。若廣西容縣、玉林的小稱尾，與廣東茂林市同樣是[-n]的話，這地區的方言現象，一部分與其他方言的鼻尾小稱演變趨勢相似，阻塞音韻尾首先被取代。但元音結尾的韻母，都未出現鼻音韻尾併入詞根音節部分，則與其他鼻尾小稱方言表現不一致。一般說來，鼻尾小稱都會盡可能併入詞根音節，並保留鼻音特徵，除非有其他排斥因素，如不同韻尾競爭或音系區辨性要求等；當詞根為單元音結尾時，韻尾競爭的困擾不存在，一般也是率先納入鼻尾的音節，在我們觀察到的鼻尾小稱方言中，都是如此。但玉林話的元音結尾音節，小稱加綴後卻仍是呈現單純的口元音；因此，玉林小稱音是否源自鼻尾小稱，仍有待進一步確認。

邵慧君(1997)比較吳語與粵語的小稱變音與兒尾現象，認為粵西、桂南缺乏如吳語連續性的演變過程，吳語在各相近方言可找到單音節[ŋ]到[-n]尾的連續變化，但粵語則否，所以無法證明粵語小稱變音與兒尾有共同詞源。邵慧君(2005)針對廣東茂名市的研究，推翻自己之前的說法，認為隨著越來越多的材料挖掘，粵西的小稱變音可以與兒尾構成一個連續體，[ɲi] → [ŋ] → [-n]，因此，應有共同來源。

不過，如表 4 與表 5 所展現的小稱變音差異，信宜縣的小稱變音，一方面因為茂林市可以找到連續的變化體，另一方面，它在鼻尾加綴的行為表現上，與吳語等鼻尾小稱相似，所以與兒尾同一來源的可信度高。但是，就桂南粵語的材料，一方面鄰近方言仍未有連續變化材料浮現，另一方面，玉林與容縣都是單元音不能加鼻尾，與一般鼻尾小稱大不相同，同時，就玉林的材料來看，作者未提出小稱變音的底層形式以及當地兒尾形式，所以是否源自兒尾，或小稱原始形式是否為鼻尾，仍有待確認。

我們在台灣海陸客家話小稱尾使用變異中，可以看到從獨立小稱音節 [i<sup>55</sup> / ə<sup>55</sup>]，到「詞根尾特徵覆蓋小稱音節，i弱讀」，更進一步到「詞根音節拉長<sup>1</sup>」的連續變化體。在此一演變過程當中，詞根是元音或鼻音韻尾結尾的音節，都是直接將最末尾音段拉長；而詞根為塞音韻尾的音段，則須經歷濁化、擦音化

<sup>1</sup> 詞根同化小稱，見劉秀雪(2008)，海陸小稱詞綴的同化演變速率相當快，兩代之間就有差異。

等歷程才能達到拉長效果，因此鴨子[ap<sup>3</sup>]加綴後會呈現[apβ<sup>315</sup>]。因此，若玉林的小稱變音現象，同樣只有塞音尾出現變化，雖然是鼻化，但也有可能是非鼻尾小稱所造成的拉長，以及後續變化效應等。<sup>2</sup>

在陳小燕(2006)的文章中，介紹廣西賀州本地話的兒尾，認為該方言的小稱詞[ni52]與兒[ni231]相同詞源，可用來指涉形體小、親暱、時間短暫等。同時作者引用了賈正(1996)的〈容州白話特點談〉，來佐證粵語小稱變韻與變調是屬於同一個加綴變化，因為容州白話的尾音[r]與奇特高揚調是同時出現。賈正(1996)的說法，似乎也可以用來佐證我們提出的，容縣(與玉林)方言的小稱變音，可能不是來自鼻尾形式的小稱。

容州白話指的是容縣通行的廣東粵語，俗稱白話。賈正(1996)說容州白話裡，有一個特殊的尾音[r]，出現在所有詞或詞組的最後一個字的後面；「…讀時舌根稍微向上隆起，與普通話的兒不一樣，不是舌尖頂到上顎，更沒有發出明顯的兒的聲音。」針對入聲字+[r]，賈正說由於發音使力的作用，使入聲字的塞音韻尾變成鼻音韻尾，因此，凡是有入聲韻母的字，都變成帶鼻音，如「鴨 ab →amr」<sup>3</sup>。陳小燕(2006)後續調查容縣方言，主張這個[r]尾音應是[n]，發音是舌尖起作用，而非舌根向上隆起，只在小稱詞時才出現。<sup>4</sup>不過，整體看來，容縣鼻音小稱仍是只出現在塞音尾詞根音節上；因此，我們認為賈正(1996)的說明，極可能是容縣小稱的一個演變歷程，常用詞組最後音節都有一個類[r]加綴存在，不管是元音韻尾、鼻音韻尾或塞音韻尾。由於這個類[r]音，對元音韻尾、鼻音韻尾造成的差異變化主要在音段拉長上，進一步演化調整為正常音節長度時，可能就看不到相關作用力；陳小燕(2006)看到的是後續變化，僅塞音尾詞根能看到音段變化特色，但超音段的聲調變化一直都存在。

### 2.3. 吳語

鼻尾小稱與詞根音節互動現象較為複雜的是吳語。金華、義烏、湯溪各有不同。本節將逐一介紹。

<sup>2</sup> 元音小稱加綴後，與詞根韻尾同化，顯示的語音特色是詞根韻尾拉長。在海陸客家小稱觀察到的現象是塞音韻尾濁化加上擦音化，以達到拉長效果；但若是以塞音韻尾的濁化加上鼻音化，也可以達到目的，只是會與原有的鼻音韻尾合流。

<sup>3</sup> 賈正(1996)採用的標音方式偏向漢語拼音方案，所以「鴨 ap →amr」。但依照他對“r”的描述，頗像是一個元音小稱，與台灣海陸客家小稱音近似。有可能，仍是來自兒尾[ni]，但在兒[ni]的加綴弱化過程中，聲母[n]先消失。在音節縮併歷程中，一般以兩端音段保留最完整，中間音段會相對容易丟失。

<sup>4</sup> 海陸客語促成詞根拉長變化的元音小稱，發音部位其實是等同於普通舌尖元音 ɿ，ə元音小稱沒有直接引起相關變化。

## 2.3.1 金華

朱加榮(1992)介紹金華郊區長山方言的小稱詞綴為[-n]。

表 6. 金華長山方言兒化音變規律 (朱加榮 1992)

ɿ → ʅn 絲	i → in 梨	u → un 虎	y → yn 櫛
ieu → ɰn 狗	in → in 餅	uo → uen 或	ye → yen 桌
ɤ → ɰn 鴿	ie → in 辮	uoʔ → uen 屋	ioʔ → yen 桔
	ieʔ → in 雀		
	en → in 卵		
æ → æn 梅	iæ → ien 鐵	uæ → uæn 鬼	
a → æn 個	iau → ien 鳥	ua → uan 鴨	ya → yæn 櫛
aŋ → æn 狼	iaŋ → ien 娘		
aʔ → æn 柏	iaʔ → ien 夾	uaʔ → uæn 骨	
	ioʔ → ioŋ 竹		

當詞根為不帶韻尾的元音時，直接加上-n尾，若詞根帶有 [n, ŋ, ʔ, u] 等韻尾，加綴後被小稱 -n 取代。除了韻尾取代，部份詞根元音在小稱加綴後出現前化、高化現象。我們認為這些小稱加綴後，元音的前化、高化現象，不是單純小稱詞綴的特徵散播，而是出於詞根元音與鼻音韻尾，不同發音部位的共存限制，所導致的結果。

江敏華(2006)處理了金華方言鼻化與鼻尾小稱的韻母層次與歷時演變，提到表(6)的「桔、狗」的單字音韻母，應是對應到不同的語音層次，「ye → yen, ɤ → ɰn」，與「桌、鴿」同一層次。在討論有豐富文白異讀方言的小稱詞調整變化時，要特別注意現存的單字音與小稱詞是否屬於同一個時間層次。排除掉文白異讀的變化後，長山方言的[n, ŋ, ʔ, u]韻尾取代這部分，現象很一致，都是直接取代原有韻尾，不干擾後續元音變化。較難解釋的部分，在於[o, a]元音加綴之後的變化。

表 7. 金華長山方言兒化音變的[o,a]元音調整

ioʔ → ioŋ 竹叔	ua → uan 鴨話髮襪蝦攤 山籃衫	ya → yæn 櫛
uo → uen 或 uoʔ → uen 屋	uaʔ → uæn 骨 k-蠟 k-	aŋ → æn 狼 iæ → ien 鐵 iaʔ → ien 夾

幾乎所有的詞根[a]元音，加綴之後都是調整為前元音，我們認為，[a]元音加綴後的調整，是因為發音部位共存限制，舌尖韻尾傾向與前元音併存，在長山方言音系中，我們也僅見[in, en, ien]等韻；同時在[i-v -n]之間，[a]到[ɛ]的變化，是漢語方言常見的低元音高化現象，獨立於小稱加綴變化之外。

然而，為何[ua/uaʔ]加綴後，元音會有不同的變化，差別在於喉塞尾，雖然兩者都是[ua]結構，入聲音節中的主元音一般較短促，固有語音特徵上也較不顯著，因此優先滿足元音與韻尾部位共存限制，與[uæ]韻同組變化。鴨類字讀[uan]韻的現象，應該是藉由[u]介音與舌尖韻尾，發音部位的巨大差距，讓主元音得以維持原有音位特徵，不用前化。

[o]元音部分，我們也看到[o, e]兩種變化，但其實都遵守著韻母發音部位共存限制，[oŋ, en]，後元音搭配後鼻音，前元音搭配前鼻音。這部分的差異變化，可能是基於表層[o]元音有不同的底層架構。[u]介音之後的[o]元音，應該只帶有[非高、非低]的特徵值，單字音的[uo]是來自介音特徵的傳遞；所以加綴之後，基於發音部位共存限制，改為[uen]韻。但是[ioʔ]韻中的[o]自身就帶著[後，圓]的發音特徵，小稱加綴後，與鼻尾特徵相衝突，最後是主元音特徵保留，鼻尾部位特徵做了調整，由一般的舌尖鼻音改為舌根鼻音[ioŋ]韻。

### 2.3.2 義烏

義烏方言小稱加綴材料，最早在方松熹(1986)出現，侍建國(2002)也後續討論了〈浙江義烏話的[n]尾韻及其音變〉。

表 8. 義烏方言 n 尾韻(方松熹 1986, 侍建國 2002)

單元音	高+非高	高元音韻尾	鼻/塞韻尾
ɿ, e, ε, o, ɔ, a, i, u, y	ie, iε, io, iuɿ, ua, uo, ue, ye, uε, ye, uia, uɿ	ai, əu, iəu, au, iau,	əŋ, oŋ, əʔ, oʔ, yəʔ, uəʔ
V: +n	-V: +n	韻母縮併 V: +n	韻尾取代 V: +n
絲 sɿ → sɿ:n	尖 tsie → tsie:n	蔔 bau → bo:n	頂 nəŋ → ne:n
杯 pe → pe:n	蛇 zie → zie:n	狗 kəu → kə:n	桶 doŋ → do:n
梅 me → me:n	腳 tɕio → tɕio:n	塞 sai → se:n	卒 tsəʔ → tsə:n
襖 o → o:n	橋 dʒiɿuɿ → dʒiɿuɿ:n	牛 ɲiəu → ɲiə:n	鹿 loʔ → lo:n
單 nɔ → nɔ:n	花 hua → hua:n		刷 ɕyəʔ → ɕyɛ:n
鞋 ɦa → ɦa:n	鵝 ɦuo → ɦuo:n		挖 uəʔ → ua:n
枝 tsi → tsi:n	船 ɿye → ɿye:n		
姑 ku → ku:n	馬 mɿa → mɿa:n		
珠 tɕy → tɕy:n	帽 mɿuɿ → mɿuɿ:n		

如方松熹介紹，義烏話共有 54 個韻母，其中 32 個白讀韻，19 個文讀韻，3 個文白同韻。侍建國(2002)說只有白讀韻母有鼻尾加綴現象，方松熹(1986)附



註說明，入聲韻白讀時，去掉喉塞尾，歸入相應韻母，如北[əʔ]讀[pai<sup>33</sup>]。因此，義烏小稱加綴時，古入聲單字音應是以沒有喉塞尾的白讀韻為基底。所以，表 8 在轉換對應上最有疑慮的喉塞尾組，相互對照的應該是未列出的白讀音，方松熹(1986)給的是文讀音的對應，這部分的問題就無須處理。

義烏方言的元音韻尾，在小稱加綴-n 時，不是採用直接取代，而是先將複合韻母縮併為單元音，而後加上[n]，這點與金華長山方言有別。另外，需要進一步探討的部分是[ən, əʊ]韻的主元音表層都一樣，但加綴之後卻有不一樣的表現，分別為[e:n, ə:n]。這有兩種可能，一是因為[ən]韻的底層或早期形式為[en]，表層弱化成央元音，但拉長後還是以固有音值呈現；這種說法極有可能成立，一來，在長山方言音系沒有表層[en]韻形式，另外[ən]韻的「頂平心」等詞，在金華方言也常為前元音，如《金華方言詞典》記為[iŋ]韻。

另一種可能是，如侍建國(2002)提出的分析，詞根的舌尖鼻音特徵，帶入央元音，使其前化；這種分析法，搭配上義烏元音韻尾加綴時，元音特徵先縮併再拉長加綴，似乎也有一定的可能性。我們目前仍先採前一種說法，為了與其他方言的材料分析一致，若是以鼻尾小稱的部位特徵帶入詞根元音來解釋相關元音變化，或可解決目前在義烏方言看到的現象，但其他方言(如湯溪)則無法說明。

### 2.3.3 湯溪

接下來我們看吳語湯溪方言的材料。下表是整理自曹志耘(2001)對吳語湯溪方言韻母音位與小稱加綴的介紹，表中以直行分類湯溪方言鼻尾小稱加綴模式。

表 9. 湯溪方言的韻母 (整理自曹志耘 2001)

直接加綴		取代韻尾	主元音調整			其他邊緣韻母	
ɿ	ɑo	ʉə	a	ia	ua	iu	eŋ
i	iaɔ	iʉə	ɑ	ia	ua	yu	oŋ
u	ai	ei	o	io	uo	少例	iaɔŋ
y	iai	iei		ɤ	iɤ	uɤ	ɑŋ
ʉ	uai	uei	ɛ	ie	ue	iaŋ	擬聲韻

ə	σ-ŋ	-ŋ取代 韻尾	a → aŋ, 共存限制 a → aɔŋ, 推擠效應 [-hi] → [+hi] / __ŋ	uaŋ	aɔŋ
iə				yaŋ	合音韻
σ-ŋ				文讀韻	

過去以小稱詞綴特徵傳遞而影響詞根元音變化的模式，難以解釋為何‘a → aŋ, a → aɔŋ’，兩者分別是後化、高化，兩個不同方向演變；同時也無法解釋為何有的音節產生變化(取代韻尾、主元音調整)，有的音節又完全不變(直接加綴)。若我們從方言所容許的音節結構、音位間的共存限制、以及加綴後維持音位組合區辨性所造成的推擠效應切入，就可以無需假設湯溪方言小稱詞綴帶著多種，時而前化，時而高化，時而一點也不起作用的語音特徵。

簡單來說，如果鼻尾加綴後的音節是方言可以容許的音位組合，則毋須調整；如果加綴後的音節，不是方言容許的，就作最小調整來符合結構訴求，並在原有音節系統與小稱音節系統取得一致的對應性。所以，若鼻尾加綴後的音節是在發音上相容的音位組合(-ŋ, -uŋ, 都帶有+high 特徵)，則直接保留原組合；若加綴後音節，並非方言容許的(如\*aŋ, 在 high, back 特徵上都衝突)，採最小調整以符合結構訴求。並且，還需要維持原有音節之間的區辨，因此[a] → [aɔŋ]。

表 10. 湯溪方言的韻母調整

a → aŋ	ia → iaŋ	ua → uaŋ
<b>a → aɔŋ</b>	<b>ia → iaɔŋ</b>	<b>ua → uaɔŋ</b>
o → uŋ	io → iuŋ	uo → uŋ
ɤ → uŋ	iɤ → iuŋ	uɤ → uŋ
ɛ → eŋ	iɛ → ieŋ	ue → ueŋ

但為什麼爲了維持區辨而產生調整的，似乎只有只有[a] → [aɔŋ]這一類變化。一來，[aɔŋ]這組音是方言中本來就存在的音位組合，出現於擬聲韻或合音韻中，因此變化上較爲容易；二來，如果是由[a] → [aɔŋ]，是種跳躍性的變化，增加使用者在本音與小稱音連結上的難度。還有，小稱加綴變化後的單一音節，其實是對固有兩個音節連讀時的語流音變的重新分析，原本[a]+[ŋ]的兩個獨立音節之間，聯繫上會有類似[o]的過渡音出現；一般這種連讀上的過渡音最後不一定保留，但因整體系統中，已經有[a + ŋ → aŋ]的音節存在，所以，[a]的小稱音最後重新分析爲 [aɔŋ]。

其他語音如 ɤ 的高化，仍是維持區辨與音位組合搭配上的互動結果，以[o]來說，轉為[u]與原來的[u]韻合流，[u+ŋ → uŋ]；但維持[o]加上鼻尾後，則與擬聲韻[oŋ]合流。一般的[o]元音的發音位置高於[oŋ]韻中的元音，所以單元音

[o]與小稱鼻音[ŋ]連讀時，音值上是高於原有的[oŋ]擬聲韻，所以最後轉為與[uŋ]韻合流。[v也是在[u]和[ə]之間偏向了高元音的組合。

總之，鼻尾小稱，不管是舌尖鼻音[n]，或是舌根鼻音[ŋ]，併入詞根音節時所造成的元音變化，除了原有詞根元音韻尾可能造成的元音縮併現象外，一般會出現的變化，都是基於音位組合搭配限制所致；舌尖鼻音一般較少與元音搭配，而舌根鼻音則傾向與後元音或高元音搭配。這樣的解釋方式，可以將鼻尾小稱音加綴之後產生的變化，與一般方言音系常見的音位組合限制聯繫起來，就整體音系分析會較為簡捷、一致；也可以進一步說明，小稱加綴後的變化，其實是一種小稱音段特徵保留(藉以指涉小稱語意)，與方言音位系統維持之間的拉鋸競爭。

### 3. 晉語、閩語的鼻尾小稱

晉語與閩語的鼻尾小稱，相對前面三個方言群，極度稀少，目前都只有一個例子。晉語鼻尾小稱出現在東南方的翼城縣城關方言(辛菊 1999)，閩語鼻尾小稱則是在多方言交界的尤溪，同樣是城關方言(伍巍 1993)。

#### 3.1. 晉語翼城話

翼城方言依據辛菊(1999)說明，小稱詞尾帶有鼻音成分[ŋ~nəŋ]；對翼城方言[ŋ~nəŋ]的幾點分析。1) 使用分佈，[ŋ]尾的使用侷限於翼城城關片及其鄰近之五鄉鎮，其餘地區主要使用[nəŋ]<sup>5</sup>。2) 構詞方式主要如下列四類：a) 加在單音節詞根與雙音節詞根之後，表示名詞，詞根可以是名詞、動詞或形容詞；b) 加在重疊詞之後，省去[ŋ]尾不改變詞意，如「鍋鍋」與「鍋鍋ŋ」都表示駝背，而「鍋ŋ」指小鐵鍋；c) 小 + X [ŋ]，小 X 不成詞，如「小鋸ŋ」表示小鋸子，「鋸ŋ」表鋸子通稱，沒有\*小鋸用法；d) 仵 X + [ŋ]，仵 X 可單獨使用，但不能去掉仵詞頭單用\*X-ŋ，如「仵台-ŋ」，表示台階儿。辛菊未曾說明該小稱鼻尾是否併入詞根音節，我們後續到山西做了田野調查，表 11, 12 是我們在 2007 年收集的翼城語料。

表 11. 翼城小兀小稱使用(2007 年記錄)

<sup>5</sup> 辛菊提出聲母 pf 與詞尾ŋ在晉城次方言區中有著共存制約，只有容許聲母 pf，才可能有詞尾ŋ形式。但兩者間就語言演變觀點而言，缺乏具體關聯動機，應只是晉城方言兩條獨立的音變規律，tʂ → pf/\_u(VX) 與 nəŋ → ŋ / \_\_]DIM；兩條規律間也許存在發生時間上的差異，前者不只存在於翼城話，也存在其他南區方言中，後者為翼城特有的小稱詞型弱化音變，興起的時間較晚。在翼城方言區內某些方言點兩條規律皆存在，如城關片，某些方言點則是僅有第一條規律，有的兩者皆無。

Liu: 鼻尾小稱

草帽儿	ts <sup>h</sup> au <sup>55</sup> moŋ <sup>533</sup>	桌子	pfa <sup>53</sup> ŋ <sup>1</sup>
小鎖儿	siəu <sup>55</sup> swaŋ <sup>33</sup>	小桌子	siəu <sup>55</sup> pfa <sup>53</sup> ŋ <sup>1</sup>
小匙儿	siəu <sup>55</sup> ʃɿ <sup>33</sup> ŋ <sup>1</sup>	小圓桌	siəu <sup>55</sup> ye <sup>11</sup> pfaŋ <sup>53</sup>
鬍子	hu <sup>53</sup> ŋ <sup>1</sup>	細沙	si <sup>53</sup> saŋ <sup>31</sup>
脖子	puaŋ <sup>531</sup>	小丸子	siəu <sup>55</sup> ve <sup>53</sup> ŋ <sup>11</sup>
鼻子	pi <sup>53</sup> ŋ <sup>1</sup>	肉丸子	zu <sup>52</sup> weŋ <sup>11</sup>

翼城有不少外來人口，在尋找發音人上其實需要一段時間篩選，當時受時間壓力，只找到兩位發音人老李與小元，只有小元是在城關出生長大，他家是祖父那一輩從山東遷來。老年發音人老李是來自翼城鄰近郊區，因此，與青年發音人小元之間的語音差異，除了年齡因素，也有地理因素。

表 12. 翼城小稱老年層與年輕層對比(2007 年記錄)

	翼城老李	翼城小元
鑷子	nie <sup>55</sup> nəŋ <sup>11</sup>	nia <sup>55</sup> ŋ <sup>22</sup>
鉗子	ts <sup>h</sup> ie <sup>53</sup> nəŋ <sup>11</sup>	ts <sup>h</sup> iŋ <sup>53</sup>
錐子	tsye <sup>24</sup> nəŋ <sup>55</sup>	
鋸子	tsy <sup>52</sup> nəŋ <sup>11</sup>	tsy <sup>55</sup> ŋ <sup>11</sup>
釘子	tie <sup>11</sup> nəŋ <sup>55</sup>	tiaŋ <sup>24</sup>
鐮刀	lie <sup>33</sup> ŋ <sup>3</sup> , lye <sup>11</sup>	lie <sup>33</sup>
碟子	tie <sup>33</sup> nəŋ <sup>33</sup>	siəu <sup>55</sup> tiaŋ <sup>31</sup>
窗戶	ts <sup>h</sup> ua <sup>33</sup> nəŋ <sup>55</sup>	ts <sup>h</sup> ua <sup>11</sup> ŋ <sup>4</sup> – – ts <sup>h</sup> uaŋ <sup>24</sup>
孫子	suŋ <sup>11</sup> nəŋ <sup>55</sup>	suŋ <sup>124</sup>
夫之妹	siəu <sup>55</sup> ku <sup>33</sup> nəŋ <sup>11</sup>	siəu <sup>55</sup> koŋ <sup>331</sup>

雖然缺乏全面性材料以進行相關音系調整分析，但從小元的材料可驗證，鼻音小稱確實很容易併入前一音節。一般仍是以常用詞先併入，而後逐步形成一致的規律。

### 3.1 閩語尤溪話

2000 年我在廈門大學收集閩語小稱詞語料時，採訪到一位 23 歲尤溪城關發音人；其[ŋ<sup>55</sup>]尾在許多詞例上已經附著到前一音節中。以「小刀子」為例，

即使請發音人重複一遍，在[tx̣]跟[-ŋ]也不存在停頓。這種現象與我們在 2005 採訪到的老年發音人有別，老年發音人隨意說話時，可能將小稱詞尾縮併入前一音節，但重複確認時，仍會將小稱詞尾，獨立唸成一個單一音節。

表 13. 尤溪小稱詞(發音人 2000 年受訪時為 23 歲)

豬/小豬	刀/小刀	溝/小溝	腸/小腸	狗/小狗
tui <sup>33</sup> /tuiŋ <sup>45</sup>	tx̣ <sup>33</sup> /tx̣ŋ <sup>45</sup>	kau <sup>33</sup> /koŋ <sup>45</sup>	tsoŋ <sup>11</sup> /tsoŋ <sup>45</sup>	kuẽ <sup>55</sup> /kuẽŋ <sup>45</sup>

兩相比較之下，反映著小稱詞的使用，在尤溪城關地區，存在著年齡層的區別演變，年輕一輩的小稱詞，在語音形式上進一步弱化，從獨立音節到韻尾化。尤溪小稱詞綴韻尾化之後，與詞根韻母所產生的互動。依據我們收集到的方言詞例，小稱詞韻尾化過程中，主要有三類相關音韻變化；包括：i) 詞根鼻音韻尾消失(腸、小腸)，ii) 下滑雙元音韻母(off glide)縮併，(溝、小溝)，其他雙元音韻不變(豬、小豬)，iii) 縮併後音節讀為高升調 45。

詞根鼻音韻尾消失現象在老年層讀音就有相關過渡例子，如‘蟲/小蟲，tx̣ŋ<sup>11</sup>/tx̣ŋ<sup>11</sup><sup>55</sup>’，我們將這類現象歸納為詞根韻尾消失，因為在老年發音人的詞根與詞綴之間，單唸仍有停頓，可聽辨出清晰詞綴鼻音自成一音節，而詞根鼻音韻尾則消失。第二類雙元音縮併現象，例子不多，具體縮併的都是：au → o/ \_\_ + -ŋ；老年層發音人也曾發現一例，「上衣/小上衣 au → oŋ」。不過在年輕層讀音中，也出現 au 加綴後變成 aoŋ 的例子，表示這類音節縮併，最後並未形成方言中一個穩定的規律。ai 元音加綴的例子較少，田調時(2005, 2000)詢問過發音人“小獅子”說法，老年層採用分立的兩個音節，年輕層則表示沒有「小獅子」的用法；「學徒」一詞沒有「師囡」的說法，倒是「女孩子」一詞，某位年輕層發音人給出「a sai → a saiŋ (阿畚 女孩/阿畚囡 小女孩)」，「阿畚」在尤溪普遍用來指稱女孩子，還有其他用法並存，收集到的語料中只有一位發音人提供「阿畚囡」指小女孩的表達方式。[ue, ui, ia]等雙元音韻母，小稱加綴後仍維持不變，直接將鼻音韻尾加諸其後。

#### 4. 綜合分析

各方言在鼻音小稱韻尾化後，與詞根原有音節的互動表現不一，但又有著一定的傾向；鼻韻尾小稱構詞音韻中，韻尾位置的爭奪取決於響度，響度越高越能保留為韻尾。整理如下表。

表 14. 鼻韻尾小稱與詞根音節的互動

韻尾響度	金華 <sup>吳語</sup>	義烏 <sup>吳語</sup>	湯溪 <sup>吳語</sup>	黟縣 <sup>徽語</sup>	屯溪 <sup>徽語</sup>	信宜 <sup>粵語</sup>	尤溪 <sup>閩語</sup>	翼城 <sup>晉語</sup>
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

Liu: 鼻尾小稱

-p, t, k/?	取代	---	---	---	---	Cn 融合 dimT	取代	---
-n, m/ŋ	取代	取代?	---白/文讀	VN 融合 +n	取代	Nn 融合 dimT	取代	取代
V+Glide	取代	VG 融合 +n	ai → ain ei → en	VG 融合 +n	--- [無相關 結構]	VG <sup>dimT</sup>	VG 融合 +n VG +N	---[無相 關結構]
V <sub>Nuc</sub> ]	V 調整+n	V:n	[+hi]V:+ n [-hi]>[+hi]	Vn	Vn	Vn <sup>dimT</sup>	Vn	Vn

由表中可見，整體趨勢上，塞音韻尾的取代最普遍，之後，逐步為鼻音韻尾、而後介音韻尾。同時，小稱韻尾特徵都會盡可能保留，可能採用各種手段來達成，包括取代原來韻尾，或與詞根韻尾融合，或迫使詞根韻母融合調整以納入小稱韻尾(因為詞根元音與韻尾部位的組合搭配限制所促使的變化)等。

綜合來看，漢語鼻尾小稱與詞根韻母的互動，是三種動力間的競爭，亦即音節組合結構限制 (phonotactic combination constraints)，保有音節區辨性 (Syllable Contrast preserving)，及小稱形式的保留 (Dim-form preserving, 藉以指涉小稱語意)。漢語鼻韻尾小稱加綴後的相關音韻變化，主要是韻尾響度互競與上述三項動力的制衡；在各方言中，因為各類限制比重不同，而有了不同的變化演變。

參考文獻

- 王本瑛. 1995. 〈漢語方言中小愛稱的地理類型與演變〉，《清華學報》新 25 卷第 4:期: 371-398。
- 伍巍、王媛媛 2006. 〈徽州方言的小稱研究〉，《語言研究》第 26 卷第 1 期: 67-72
- 伍巍. 1993. 〈尤溪方言的小稱詞綴分析〉，《第三屆國際閩方言研討會論文集》
- 朱加榮. 1992. 〈金華方言的兒化〉，《語言學論叢》第 17 輯。北京：商務印書館
- 江敏華. 2006. 〈由鼻化型和鼻尾型小稱看吳語金華方言韻母層次的歷時

- 變〉，《清華學報》新 36 卷第 2 期: 523-541
- 辛菊，1999，〈翼城方言“子”尾的特點〉，《語文研究》第 1 期：64-66
- 李如龍. 1996. 〈福建大田廣平話: 一種混合型方言〉，《方言與音韻論集》，香港中文大學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
- 侍建國. 2002. 〈義烏話的[n]尾韻及其音變〉，《方言》第 2 期: 169-176
- 邵慧君. 1997. 〈吳語、粵語小稱變音與「兒」尾〉，收錄於鄧景濱主編《漢語方言論文集》。香港：現代教育出版社
- 邵慧君. 2005. 〈廣東茂名粵語小稱綜論〉，《方言》第 4 期: 337-341
- 曹志耘. 2001. 〈南部吳語的小稱〉，《語言研究》第 3 期: 33-44
- 梁忠東. 2002. 〈玉林話的小稱變音〉，《廣西師範大學學報》第 38 卷第 3 期: 70-74
- 曹逢甫、石曉娉. 2006. 〈兒化小稱與鼻化小稱音變〉，收錄於《門內日與月：鄭錦全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》:33-55。台北：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
- 曹逢甫、劉秀雪. 2008. 〈閩語小稱詞語法化研究—語意與語音形式的對應性〉，《語言暨語言學》9.3: 629-657
- 曹逢甫. 2006. 〈語法化輪迴的研究—以漢語鼻音尾/鼻化小稱詞為例〉，《漢語學報》2006 年第 2 期
- 葉國泉、唐志東. 1982. 〈信宜方言的變音〉，《方言》第 2 期
- 趙日新. 1999. 〈徽州方言的小稱音變和兒化音變〉，《方言》第 2 期
- 劉秀雪. 2007. 〈尤溪小稱詞語法化研究〉，《第十屆國際暨二十五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。台北：台灣師範大學
- 劉秀雪. 2008. 〈海陸客語小稱詞綴音變分析：以桃園新竹地區為例〉，《第八屆國際客方言研討會論文集》。中壢：中央大學
- 錢惠英. 1991. 〈屯溪方言的小稱音變及其功能〉，《方言》第 3 期: 200-203